

大東書局印行

本是

王

安

石

全

集

王安石文集

卷二十八 書啓書

答韓求仁書

此承手筆問以所疑，哀荒久不爲報，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，故略以所聞致左右，不自知其中否也。進求仁所擇爾。

蓋序詩者不知何人，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，不能爲也。故其言約而明，肆而深，要當精思而熟讀之，圖不當疑其有失也。二南皆文王之詩，而其所繫不同者，周南之詩其志美，其道盛，微至於趙武夫，冤置之人，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，久至於衰世之公子，皆有以成其德，召南則不能與於此，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，而繫之召公者也。夫事出於一人，而其不同如此者，蓋所入有淺深，而所施有久近故爾。

所謂「小雅大雅」者，詩之序圖曰：「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」然所謂大雅者，積累小而爲大，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又作詩者，其志各有所主，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，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司馬遷以爲「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，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」，此言可用也。又宣王之大雅，其善疑於小，而幽王之小雅，其惡疑於大，蓋宣王之善微矣，其大者如此而已；幽王之惡大矣，其小者猶如此也。

凡序言刺某者，一人之事也；言刺時者，非一人之事也。刺言其事，疾言其情，或言其事，或言其情，其實一也。何以知其如此？此猶有芙蕖，衛人刺其上也，而卒曰「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」，是以知其如此也。刺亂爲亂者，作也。

閔亂，爲遭亂者作也。何以知其如此乎？王之揚之水，先東楚而後東楚；忽之揚之水，先東楚而後東楚；周之亂在上，而鄭之亂在下，故也。亂在上，則刺其上；亂在下，則閔其上。是以知其如此也。管蔡爲亂，成王幼，仲周公作鴛鴦，以遣王，非疾成王而刺之也。特以救亂而已，故不言刺亂也。言刺亂，刺褊、刺奔、刺荒，序其所刺之事也。言刺時者，明非一人之事，爾非謂其不亂也。

關雎之詩，所謂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」者，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。何彼穠矣之詩，所謂「平王」者，猶格王甯王而已，非東周之平王也。所謂「齊侯」者，猶康侯甯侯而已，非魯丘之齊侯也。鄭繻衣之詩，「宜也」，「一好也」，「一蕭也」。此其先後之序也。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，故序曰：「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。」蕭，多也。宜者，以言其所善之當也；多者，以言其所善之衆也。繻衣者，君臣同朝之服也。適子之館者，就之也。爲之改作，繻衣而授之，以舉者，舉而養之也。能就之又，能舉而養之，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，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。夫有國善善如此，則優於天下矣。其能父子善於其職，而國人美之，不亦宜乎？生民之詩，所謂「是任是負，以歸肇祀」者，言后稷既開國，任負所種之穀，以歸而肇祀爾，非以謂北帝祀於郊也。所謂「邛盛于豆，于豆于登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」者，言我既爲天子，得祀郊，則盛于豆，登其香始升，而上帝居歆。非以爲后稷得郊也。其卒曰：「故臭，賁時，庶無辜悔，以迄于今」者，言上帝所以居歆，何臭之賁時乎？乃以后稷肇祀，則庶無辜悔，以迄于今，得郊祀之時爾。蓋所謂文、武之功，起於后稷，故推以配天者，此也。

衛有邶、鄘之詩，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、鄘而取之，理或然也。既無所受之，則疑而闕之可也。意誠而心正，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。故孔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此詩之言，故曰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也。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。吾之所受者爲此，則後者吾之所棄也。所謂「後哉彼哉」者，蓋孔子之所棄也。

孔子曰：「管仲如其仁。」仁也。揚子謂「屈原如其智。」不智也。猶之詩以不明爲明，又以不明爲昏，考其

辭之終始，則其文雖同，不害其意異也。忠足以盡己，恕足以盡物，雖孔子之道，又何以加於此？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，神明不測，非忠恕之所能盡。雖然，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。好勇過我也者，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。能勇而不能怯，非成材也。故孔子無所取。古者鳳鳥至，河出圖，皆聖人在上之時，其言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」者，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。

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，所謂美人也。其於尊五美，屏四惡，非待教也。若夫鄭聲佞人，則由外鑠我者也。雖若顏子者，不放而遠之，則其於爲邦也，不能無敗。書曰：「能哲而惠，何憂乎驩兜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？」由此觀之，佞人者，堯舜之所難，而況於顏子者乎？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，言而已。言之入人，不如聲之深，則鄭聲之可畏，固又甚矣。孔子曰：「如有所譽，其有所試矣。」一謂「顏子三月不違仁」者，蓋有所試矣。雖然，顏子之行，非終於此，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，而請事斯語矣。夫能言動視聽以禮，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，非特三月而已也。

語道之全，則無不在也；無不爲也，學者所不能據也，而不可以不心存焉。道之在我者，爲德，德可據也；以德愛者，爲仁，仁譬則左也；義譬則右也。德以仁爲主，故君子在仁義之間，所當依者仁而已。孔子之去魯也，知者以爲爲無禮也，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，以微舉行也者，依於仁而已。禮，體此者也；智，知此者也；信，信此者也。孔子曰：「一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一而不及乎義，禮智信者，其說蓋如此也。」揚子曰：「道以道之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義以宜之，禮以體之，天也。合則渾，離則散，一人而兼統四體者，其身全乎？」老子曰：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」揚子言其合，老子言其離，此其所以異者。韓文公知道有君子，有小人，德有凶有吉，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，此爲不知道德也。

管仲九合諸侯，一正天下，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；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，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；言各有所當，非相逮也。昔之論人者，或謂之聖人，或謂之賢人，或謂之君子，或謂之仁人，或謂之善人，或謂之士，微

予一篇，記古之人出處去就，蓋略有次序，其終所記入士者，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。嘗記此時，此入人之行，蓋猶有所見，今亡矣。其行不可得而考也。無君子小人，至於五世則流澤盡，澤盡則服盡，而尊親之禮息。萬世莫不尊親者，孔子也。故孟子曰：「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」

孟子所謂「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」者，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，以周官考之，此說是也。廛而不征者，賦其市地之廛，而不征其貨，法而不廛者，治之以市官之法，而不賦其廛，或廛而不征，或法而不廛。蓋制商賈者，惡其盛，盛則人去本者衆，又惡其衰，衰則貨不通，故制法以權之，稍盛則廛而不征，已衰則法而不廛。文王之時，關譏而不征，及周公制禮，則凶荒札喪，然後無征。蓋所以權之也。貢者夏后氏之法，而孟子以爲不善者，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，時而已矣。

責難於君者，吾聞之矣；責善於友者，吾聞之矣。雖然，其於君也，曰：「以道事之，不可則止。」其於友也，曰：「思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。」王驪於孟子，非君也，非友也，彼未嘗謀於孟子，則孟子未嘗與之言，不亦宜乎？

求仁所問於易者，尚非易之趣也。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，則此皆不問而可知。某嘗學易矣，讀而思之，自以爲如此，則書之以待知易者，質其義。當是時，未可以學易也，唯無師友之故，不得其序，以過於進取，乃今而後，知昔之爲可悔，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，追思之，未嘗不媿也。以某之愧悔，故亦欲求仁慎之，蓋以求仁之才，能而好問如此，某所以告於左右者，不敢不盡，冀有以亮之而已。至於春秋三傳，既不足信，故於諸經尤爲難知，羣問皆不果答，亦冀有以亮之。

答龔深父書

某得手筆感慰，尤喜侍奉萬福。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，不爲小廉曲謹，以投衆人耳目，而趣舍必度於仁義；

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。言之於深父何病？揚雄亦用心於內，不求於外，不修廉隅，以微名當世，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，幾可以無悔。

揚雄者，自孟軻以來，未有及之者，但後世士大夫，多不能深考之爾。孟軻，聖人也；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，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。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，其於爲雄，幾可以無悔。

揚雄之仕，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，奈何欲非之乎？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，則自雄以來，能不仕者多矣，豈皆能過於雄乎？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，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，深父之於爲雄，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，仕不仕，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，未可以議於此。

深父吾友也，言其美，尤不敢略，亦不敢誣，所以致忠信於吾友。然以久磨學，恐所論尙不中，不惜更詳喻及也。

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

某啓：所論及異論，其曉然道德性命，其宗一也。道有君子，有小人；德有吉有凶，則命有順有逆；性有善有惡，固其理，又何足以異？伊尹曰：「茲爲不義，習與性成。」出善就惡，謂之性亡，不可謂之性成；伊尹之言何謂也？召公曰：「惟不恭厥德，乃早墜厥命。」者，所謂命凶也。命兇者，固自取，然猶謂之命，若小人之自取，或幸而免，不可謂之命；則召公之言何謂也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，以無吉德爲無德，則出善就惡，謂之性亡，非不可也。雖然，可以謂之無道，而不可謂之道無；小人可謂之無德，而不可以謂德無凶，可以謂之性亡，而不可以謂之性無。惡，孔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言相近之性，以習而相遠，則習不可以不慎；非謂天下之性，皆相近而已矣。孔子見南子爲有禮，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：「是禮也。」而曰：「天厭之乎？」孟子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

也；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若有禮而無權，則何以爲孔子？天下之理，固不可以一言盡。君子有時而用禮，故孟子不見諸侯，有時而用權，故孔子可見南子。

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，將以行法也；不如是，則要盟者得志矣。且有至千人而不得行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，適衛之所能至，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？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，此孔子之所微也。

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，何難於答是，而千里以書見及，此固深甫之好問，嗜學之無已也。久廢筆墨，言不盡意，幸察。

答王深甫書一

某拘於此，鬱鬱不樂，日夜望深甫之來，以豁吾心，而得書乃不知所冀。況自京師去，賴良不遠，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，豈宜愛數日之勞，而不一顧我乎？朋友道喪久矣，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悼也。

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，雖蒙丁甯相教，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。深甫曰：「一事君者，以容於吾君爲悅；安社稷者，以安吾之社稷爲悅；天民者，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。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，而成善者也；而未及乎知命，大人則知命矣。」某則以謂善者，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。孔子曰：「智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又曰：「武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，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，未可謂能成善者也。亦曰容而已矣。以容於吾君爲悅者，則以不容爲戚；安吾社稷爲悅，則以不安爲戚；吾身之不容，與社稷之不安，亦有命也。而以爲吾戚，此乃所謂不知命也。夫天民者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；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，則其窮而不行也，豈以爲戚哉？視吾之窮達，而無悅戚於吾心，不知命者，其何能如此？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，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。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，以養全其類，是能順天者，敢取其號亦曰天民，安

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？

深甫曰：「安有能視天以去就，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？」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，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；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。管仲不能正己者也，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，自其去就可謂知天矣。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，故孔子善其去就，曰：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」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，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。

深甫曰：「正己以事君者，其道足以致容，而已不容，則命也；何悅於吾心哉？正己而安社稷者，其道足以致安，而已不安，則命也；何悅於吾心哉？正己以正天下者，其道足以行天下，而已不行，則命也；何窮達於吾心哉？」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，能無悅戚於吾心，不能毋欲達。孟子曰：「我四十不動心。」又曰：「何爲不豫哉？」然而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，不遇故去，豈予所欲哉？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」夫孟子可謂大人矣，而其言如此，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，殆非也，亦曰無悅戚而已矣。

深甫曰：「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，是以使萬物之正焉。」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，而使萬物自正焉，是無治人之道也；無治人之道者，是老莊之爲也。所謂大人者，豈老莊之爲哉？正己不期於正物者，非也；正己而期於正物者，亦非也；正己而不期於正物，是無義也；正己而期於正物，是無命也；是謂大人者，豈願無義命哉？揚子曰：「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。」揚子所謂大器者，蓋孟子之謂大人也。物正焉者，使物取正乎我，而後能正，非使之自正也。武王曰：「四方有辜，無辜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」一人橫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；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，則一人橫行於天下，武王無爲怒也。孟子豈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，揚子而已。

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，二君猶以爲未也，願以教我！

二

世學未成而仕，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，居非其好，任非其事，又不能遽引以避小人之謗議；此其所以爲不肖，而得幸於君子者，而足下之所知也。往者，足下遽不棄絕，手書勤勤，尚告以其所不及，幸甚！幸甚！願私心尚有欲言，未知可否？試嘗言之。

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，然後備禮而致刑。不備禮之世，非無謂也；有所不備耳。不致刑之世，非無刑也；有所不致耳。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，舉有所不治，而治其小舉，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，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，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。某乃異於此，以爲方今之理，勢未可以致刑，致刑則刑重矣，而所治者少；不致刑則刑輕矣，而所治者多，理勢固然也。一路數千里之間，吏方苟簡自然，狃於養交取容之俗，而吾之治者五人，小者罰金，大者纔絀一官，而豈足以爲多乎？工尹商陽，非嗜殺人者，猶殺三人而止，以爲不如是，不足以反命。某之事，不幸而類此。若夫爲此紛紛，而無與於道之廢興，則旣亦知之矣。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，竊有意焉，足下以爲如何？

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，顧吾心未嘗爲之變，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，而不能合乎流俗也。及吾朋友亦以爲言，然後恍然自疑，且有自悔之心。徐自反念，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，士之有爲於世也，人無異論。今家異道，人殊德，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，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，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？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，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，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，以冀足下之察我乎？使吾自爲如此，而可以無舉固夫善，即足下尚有以告我，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舉，雖吾往者已不及，尚可以爲來者之戒，幸留意以報我，無忽！

三

其啓不見已兩月，雖塵勞汨汨，企望盛德，何日無之？忽辱惠書，承以論語義見教，言微旨奧，直造孔庭，非極高明，孰能爲之？仰羨仰羨，近蒙子固夷甫過我，因與二公同觀，尤所歎服，何時得至金陵，以盡遠懷！

與王深父書一

某頓首。自與足下別，日思規箴切劘之補，甚於飢渴。足下有所聞，輒以告我，近世朋友，豈有如足下者乎？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。當乎與足下相去遠，過失日甚，而不肯傳聞於足下，誠使盡聞而盡教之，雖某之愚，其庶幾少有戒乎？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，幸甚幸甚！

二

某頓首。近已奉狀，不知到否？竟不得脫省中，而今曰就職，聞足下當入都下，幸能蚤來，冀得一見。若足下來差池，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。出不過三四十日，則還至都下，幸足下且留，以待某還，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，切勿遽去。若今不得一見，又不知何時奉見，切勿亟歸也！

有王逢原者，卓犖可駭，自常州與之如江南，已見其有過人者；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，愈超然，殆不可及；得報死矣。天於善人君子如此，可歎可歎！如逢原者，求之於時，殆未見比，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？可痛可痛！恨足下不得見之耳。書不盡意，自愛自愛！

答劉讀秀才書

久不聞問，忽得書，欣侍奉萬福，良以爲慰。見問進退去就之意，蓋道之所存，意有所不能致，而意之所至，言有所不能盡。第深考微子一篇，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，蓋可睹矣。阻闊愈遠，惟自愛，數以書見及。

卷二十九 書啓書

答徐絳書

某啓：鄙朴未嘗得邂逅，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，固已幸甚。足下求免於今之世，而求合於古之人，不以間世之能言，而欲有取於不肖，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。

自生民以來，萬言以示後世者，莫深於易，易之所爲作，不出足下之所求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，故從而爲之辭；至於孔子之有說也，蓋又以文王爲未足，此皆聰明睿智，天下至神，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，而患其喻之難也。況以區區之中材，而遇變故之無窮，其能皆有所合，而卒以自免乎？雖能有所合，而有以自免，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？此某夙夜勉焉，而懼終不及者也。其能速有以進左右者乎？

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，某與足下幸志同矣，如爲之不已，他日邂逅，得各講其所聞，擇其可以守之，庶其卒將有得焉。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，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。

答李資深書

某啓：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，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，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，不敢忘！不敢忘！雖然，天下之變故多矣，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，不一，彼皆內得於己，有以待物，而非有待乎物者也。非有待乎物，故其迹時若可疑，有以待物，故其心未嘗有悔也。若是者，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？若某者不足以望此，然

私有志焉，願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，不足以盡也。多病無聊，未知何時得復晤語。書不能一一，千萬自愛！

答韶州張殿丞書

某啓：伏蒙再賜書，示及先君韶州之政，爲吏民稱誦，至今不絕。傷今之士大夫，不盡知，又恐史官不能記載，以次前世良吏之後。此皆不肖之孤，言行不足信於天下，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，使人人得聞知之，所以夙夜愁痛，疚心疾首，而不敢怠者，以此也。

先人之存，某尚少，不得備聞爲政之迹；然嘗侍左右，尚能記誦教誨之餘。蓋先君所存，嘗欲大潤澤於天下，一物枯槁，以爲身羞。大者既不得試，已試乃其小者耳。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，則不肖之孤，罪大釁厚矣，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？閣下勤勤惻惻，以不傳爲念，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，安能以及此？

自三代之時，國各有史，而當時之史，多世其家，往往以身死職，不負其意。蓋其所傳，皆可者據。後既無諸侯之史，而近世非尊爵盛位，雖雄奇偉烈，道德滿衍，不幸不爲朝廷所稱，輒不得見於史。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，觀其在廷論議之時，人人得講其然，不尚或以忠爲邪，以異爲同，誅當前而不慄，訕在後而不羞，苟以譽其忿好之心而止耳。

而況陰挾輪墨，以裁前人之善惡，疑可以貸，褒似可以附毀；往者不能訟當否，生者不得論曲直，莫罰謗譽，又不施其間，以彼其私，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？善既不盡傳，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。唯能言之君子，有大公至正之道，名實足以信後世者，耳目所遇，一以言載之，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。

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，餘論所及，無黨私之嫌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，務推所聞，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，使得論次以傳焉，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，豈有恨哉？

答司馬諫議書

某啓：昨已蒙教，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，而議事每不合，所操之術多異故也。雖欲強聒，終必不蒙見察，故略上報，不復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實視遇厚，於反覆不宜鹵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實或見恕也。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，名實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
今君實所以見教者，以爲侵官生事，征利拒諫，以致天下怨謗也。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，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，以授之於有司，不爲侵官；舉先王之政，以興利除弊，不爲生事；爲天下理財，不爲征利；闢邪說，難壬人，不爲拒諫；至於怨謗之多，則固前知其如此也。

人習於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，同俗自媚於衆爲善；上乃欲變此，而某不量敵之衆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盤庚不爲怨者，故改其度，度義而後動，是不見可悔故也。

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爲，以膏澤斯民，則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爲而已，則非某之所敢知。無由會晤，不任區區向往之至！

答曾公立書

某啓：示及青苗事，治道之興，邪人不利，一興異論，羣聲和之，意不在於法也。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（如曲防遏籬）利吾身耳，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，野有餓殍則發之，是所謂政事。政事所以理財，理財乃所謂義也。如一部周禮，理財居其半，周公豈爲利哉？姦人者，因名實之近，而欲亂之以眩上下，其如民心之願何？始以爲不輔，

而請者不可遏，終以爲不納，而納者不可却，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不得不然也。

然二分不及一分，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，貸之不若與之，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，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，非惠而不費之道也，故必貸。然而有官吏之俸，輦運之費，水旱之通，鼠雀之耗，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，而直與之也，則無二分之息，可乎？則二分者，亦常平之中正也，豈可易哉？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，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，而世之譏謗者，不足言也。因書示及，以爲如何？

答呂吉甫書

某啓：與公同心，以至異意，皆緣國事，豈有它哉？同朝紛紛，公獨助我，則我何憾於公？人或言公，吾無與焉；則公何尤於我？趣時便事，吾不知其說焉。攷實論情，公宜昭其如此。開喻重悉，覽之慨然。昔之在我者，誠無細故之可疑，則今之在公者，尙何舊惡之足念？然公以壯烈方進，爲於聖世，而某茫然衰疾，特待盡於山林，趣舍異路，則相响以駕，不如相忘之愈也。想趣召在朝夕，惟良食，爲時自愛！

與王子醇書一

某啓：得書承動止萬福，良以爲慰。洮河東西，蕃漢集附，卽武勝必爲帥府，今日築城，恐不當小。若以目前功多難成，城大難守，且爲一切之計，亦宜勿墮舊城，審處地勢，以待異時增廣。城成之後，想當分置市易務，爲蕃巡檢大作廨宇，募蕃漢有力人，假以官本，置坊列肆，使蕃漢官私兩利，則其守必易，其集附必速矣。因書希詳喻，經畫次第。秋涼自愛，不宣。

二

某啓：承已築武勝，又討定生羌，甚善！聞鄯成珂等諸酋，皆聚所部防拓，恩威所加，於此可見矣。然久使暴露，能無勞費，恐非所以慰悅衆心，令見內附之利。謂宜喻成珂等，放散其衆，量領精壯人馬防招，隨宜犒勞，使悉懷惠。城成之後，更加厚賞，人少則賞不費財，賜厚則衆樂爲用，不知果當如此否？請更詳酌！

蕩除強梗，必有穀可獲以供軍，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，特恐新募未便得力。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，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，官土人員節級，更與轉資，卽素教之兵，足以鎮服初附。事難遙度，心所謂然，聊試言之。爾諸當條奏，想不憚煩。露次勞苦，爲時自愛，不宣。

三

某啓：得書喻以禦寇之方，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，以百全取勝，如所喻甚善。善者，普方今熙河所急，在修守備，嚴戒諸將，勿輕舉動，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，誠如此而不禁，則一方憂未艾也。

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，察其村者收之爲用，今多以錢粟養戍卒，乃適足備屬羌爲變，而亦未有以事聚常董氈也。誠能使屬羌爲我用，則非特無內患，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。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，以能撫養收其用，皆公所覽見，且王師以仁義爲本，豈宜以多殺斂怨耶？

喻及青唐，既與諸族作怨，後無復合，理固然也。然則近董氈諸族，事定之後，以兵威臨之，而宥其罪，使討賊自贖，隨加厚賞，彼亦宜遂爲我用，無復與賊合矣。與討而驅之，使堅附賊爲我患，利害不侔也。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，服誠能挫董氈，則諸羌自服，安所事討哉？

又聞屬羌經討者，既亡蓄積，又廢耕作，後無以自存，安得不屯聚爲寇，以梗商旅往來，如募之力役及伐村之類，因以活之，宜有可爲，幸留意念恤。邊事難遙度，想公自有定計，意所及嘗試言之。春暄爲國自愛，不宣。

四

某啓：久不得來問，思仰可知。木征內附，黑河無復可虞矣。唯當省冗費，理財數，爲經久之計而已。上以公功信積著，虛懷委任，疆場之事，非復異論所能搖沮。公當展意思，有以報上，餘無可疑者也。某久曠職事，加以疲病，不能自支，幸蒙恩憐，得釋重負。然相去彌遠，不勝惓惓。唯爲國自愛，幸甚，不宣。

與趙尚書

某啓：議者多言遠欲開納西人，則示之以弱，彼更倔強，以事情料之，殆不如此。以我衆大，當彼寡小，我尙疲弊，厭兵，即彼偷欲得和可知。我深閉固距，使彼不得安息，則彼上下忿懼，并力一心，致死於我，此彼所以能倔強也。我明示開納，則彼孰敢違衆首議，欲爲倔強者？就令有敢如此，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，孰肯爲之致死？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。老子曰：「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」此之謂也。

至於開納之後，與之約和，乃不可遽，遽則彼將驕而易我，蓋明示開納，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。徐與之議，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。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，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。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，即與收接聞奏，宜即明示界上，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。

同蘇子瞻簡

某啓：承誨喻累幅，知尚盤桓江北，俯仰踰月，豈勝感悵！得秦君詩，手不能捨。葉致遠適見，亦以爲清新嫵麗，與鮑謝似之，不知公意如何。餘卷正冒眩，尙妨細讀，當鼎一鑪，旨可知也。公奇秦君，數口之不置，吾又獲詩手之

不捨；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，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？未相見，跋涉自愛，書不宜悉。

與陳和叔內翰簡

某啓：今日承以券致饋，喻令來取，與和叔交辦三十年，豈敢復相求於末度？然人道所以相交際，亦宜粗有禮，非苟以蒙養爲利而已。是以不敢拜貺，竊恐此非公指，然久客於此，每以煩費公帑爲慙，自是臺無餽，不亦善乎？餘留面敘，不宣。

答許朝議書

某啓：連得詩示，豈勝感慰！歲暮沍寒，想比日安佳。頃在朝廷，觀公議法，每求所以生之；想今爲州，亦用此意。公壽考康富，子孫蕃衍，當以此也。咫尺思一相見，情何有已？唯冀良食自愛，永綏福履，不宣。

答蔡天啓

某啓：近附書想達，比日安否如何？何時南來，日以企佇。得書說同生基，以色立誠如是也。所謂猶如野馬，煽煽情授者，日光入隙所見是也。衆生以識精冰，合此而成身，衆生爲想所陰，不依日光，則不能見；想陰既盡，心光發宣，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，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。未卽會晤，爲道自愛，數以書見及，尊敢授想比日安佳，未及爲書。

與參政王禹玉書一